



梨花素白青梨甜

□ 德喜

小时候，我家院子里有一棵梨树，春光旖旎，梨花尽开，簇成束，滚成团，一簇簇一团团雪白的花朵缀满枝头。在温和的阳光下，洁白无瑕。微风拂过，花香阵阵，沁人心脾。就算是在细雨蒙蒙的天气里，满树繁华的素白花朵也让整个院子都变得明亮起来。

我打小就喜欢这棵梨树，不光是好看，还有好吃的果子。那年，我家老屋要重建，父亲想砍掉它，奶奶没让，说要给孩子们留着吃梨子。结果，它就在那里越长越高，越长越粗了。

这棵梨树结的果子又甜又脆，水分极多，鹅蛋大小，很玲珑小巧的模样，奶奶说它们长得俊模俊样的。奶奶是个极为慷慨的人，每有乡邻来串门，没等人家坐下来，奶奶伸手摘了梨树上一颗梨子递过来。来人一尝，入口化渣，满口汁水，连口称赞：“好吃，好吃。”奶奶笑说：“老梨树结的。”奶奶还让我们送给前后院邻居一些，我们吃一些，剩下的奶奶做成糖水罐头，能吃好长时间，成为我儿时最心爱的珍馐。

莫言在《母亲》一文中写道：“母亲坐在一棵白花盛开



的梨树下，用一根洗衣用的紫色的棒槌，在一块白色的石头上，捶打野菜……”这个画面，总和我的奶奶重叠。我家的庭院里，梨花开了，雪白雪白的，晃人眼。树下，花香四溢，引来蜂围蝶舞，奶奶穿着粗布衫，坐个小马扎淘米择菜，做些针线活儿。我则在树下逮蝴蝶、捉虫子、抠洞洞，梨花树下趣味无穷。风大了，落英缤纷，好似漫天的阳春白雪。小小的我便笑着闹着去捡落花，学着哥哥的样子，摊开放到书页里，让纸张吮吸梨花的汁液和芬

芳，制成标本。

一树素白一树绿，一树青梨一树甜。白驹过隙，迈过长长的、时间的海，奶奶由抱着我换成背着我，然后牵着我。我们用一个又一个亲密的姿势，凝成了片片花瓣纷飞的瞬间。我像梨树一样慢慢长高，奶奶却不知不觉地矮了下去。顽皮的我把梨花插到她头上时，才发现她的头上一缕一缕的白发，如同盛开的梨花。

白居易在《长恨歌》中有句：“玉容寂寞泪阑干，梨花一枝春带雨。”雨润梨花，美人垂泪，楚楚动人。奶奶戴着满头

的梨花为我们做饭清扫、缝补浆洗，还戴着梨花送我上学，陪我做作业，玩游戏，讲故事，看着我进入甜甜的梦乡。渐渐地，奶奶的梨花开得越来越繁，越来越盛，整个头顶开满了如雪的梨花。

几度梨花落。奶奶是在一个梨花盛开的日子走的，带着那绽放如雪的梨花离开了我们，永远睡在了梨花的芬芳里。

奶奶走后，爷爷一下子老了许多，他突然对这棵梨树特别上心起来。有事没事，他爱坐在树下，有时啜饮一口浊酒，有时还小声地笑出声来。爷爷用心呵护着这棵梨树，对着它喃喃自语。

他嘴里念叨，今年又开这么多花，你奶奶肯定会喜欢的。语气酷似奶奶生前。

奶奶走后的第二年，爷爷也跟着去了。他们在梨花风起时，合葬在一起。他们躺在故土的青山脚下，再不分离。我清晰地记得，那天，父亲爬上坟头插上一大束圣洁的白梨花，芬芳在风中散发着。

“梨花风起正清明”。是的，清明节到了，我要带着一束梨花去祭拜爷爷奶奶。

城春草木香

□ 李晓

人间四月，春山含笑，春水含情，草木萌发。

春日的气息，早在我家的窗前撩动心弦了。我对春天充满了期待，春风暖的时候，爬到树上一唱，春水绿的时候，往河边一躺。春日清晨，马路上大树的鸟鸣就把我唤醒了。我知道，鸟鸣声声，那是在对春天呢喃。我穿行在城市春天的草木中，感觉肺叶一点一点变绿了。这大地上的草木，一年之中，到了万物生长的春天，天地之间弥漫着温润之气。

我对草木，感觉像亲人一样依恋。一个草木苍苍的城市，满城散发出草木之香。在那样一个草木相依的城里，会看到衣袂飘飘的女子，她们步履轻盈，宛若天使。

我凝视《清明上河图》，想象宋朝时春天的开封城。在疏林薄雾中，掩映着几家柳荫茅舍、木桥流水、老树和扁舟。两个脚夫赶着几匹驮炭的毛驴，如散淡白云悠悠飘来。一片柳林，枝头刚刚泛出嫩绿，使人感到虽是春寒料峭，却已大地回春。路上一顶轿子，内坐一妇人，轿顶装饰着杨柳杂花，轿后跟随着骑马的、挑担的。小桥旁一只小舢板拴在树上，城市小院错落有序地分布在树丛中，几棵高树枝上还有几个鸦雀窝，好一幅恬静的城市图景。

在现实里，有这样一座城市吗？风中的草木之香，让城市的肺叶阔大明亮，让城市里的人，面目清新和善，心肠柔软洁净。

在春天的草木掩映下，城市楼房都被染绿了，扑满了花粉。我尤其喜欢一些上了年纪的老楼或者城墙，爬满了一层薄薄的青苔，是那么柔软地护佑着夜晚的梦境。

一个草木深深的城市，杂花缠树，蝶舞翩翩，我愿意生活在这样一个理想的城里。清晨，市井人声中，风中油炸春卷的扑鼻香气，勾起了我的食欲，手工磨豆浆的清香，想让我亲爱的亲爱的人喝上一碗。

而今我就生活在这样一个草木拥抱着的城市，每天，这些城里的草木，提供着数以千百吨的氧气，像大河的源头之水。春天了，我看到阳台上，竟有几只昆虫扑腾着。母亲说，别动啊，它们也是一条命。

城春草木香，山河念故人，我想这个春天，他们还回来看一看我。我也似乎是在一瞬间，触摸到了城市欢跳的脉搏。

去赴一场花的盛会

□ 李忠厚

退休后，却分明感觉到更加忙碌了。照料年迈的母亲，照看小外孙，辗转于不同的城市间，自己工作过的地方却难得上几日，觉得自己像一个被生活抽打着的陀螺。

母亲在，家就在。与弟弟妹妹轮流照料母亲，始觉幸福。前几年，村内房屋拆迁，回家后没有地方住宿，常常是早晨到

家下午返回，来去匆匆。现在的我终于有时间多陪伴一下她老人家了。“过去的妈妈常牵挂，我总爱回老家……”一曲《再唱妈妈的吻》，唱痛了多少在外打拼儿女的心。

外孙喜欢跑，一跑起来两只手向身后伸出，极像一架小“振翅子”飞机。跑着、喊着，撒欢一般。女儿常加班，女婿在外地工作。长时间照看外

孙的妻子直喊累。我来往穿梭于两地间，分担些妻子的辛劳。平日里，妻子会教外孙唱歌，我就教外孙识字、背唐诗。我俩一起学习，获益匪浅。真得感谢外孙，让我们伴他一同成长。

我常给学生们讲，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大自然就是一部很好的书。以前苦于没有时间，现在退休了，可以让人

生的陀螺转得慢些，转出一个缤纷的世界。

在北京过大年，与妻到天津游览，与同事去新疆观光……春光明媚，鲜花烂漫，好想再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

到大自然中去吧，去赴一场春的盛会、花的盛会，过好生命中的每一天。你看花儿多红啊，你听鸟鸣多婉转，我在这个春天等着你。

陌上花开缓缓归

□ 游黄河

门前无人问落花，绿荫冉冉遍天涯。在城里的街巷，看树，墙根里长出来的树，大片的枝枝叶叶，绿遍了角角落落。新叶在树上招摇。一阵风来，一阵雨过，树下有了晃荡的斑驳。住在高楼，能看到半个小城，平日里走过的那些有些拥挤的马路，总是一路红绿灯，有人为生计匆匆而行。

城市里有很多的小巷道。窄窄的巷道上有一两棵树，一株小桃树，一株小杏树。先是深巷转弯的那棵小桃树开花了。它弯曲着的枝条，横着跨到了围墙的那一边，而另外一半的枝条，平铺到院墙里。让院子里的人，看到一枝红桃入墙来。住在小院里的人，早晨起来，搬一个破藤椅，坐在院子中间，就看到对面的墙外，斜斜地伸

进了一枝粉嫩的桃花，不时地有桃花雨落下来，然后听听远处高树上的鸟叫声，看看远天上的白云，喝一口泡好的新茶，感觉这十足的春意。而杏花就有些小鸟依人，如雪般白了一树。也不知道是谁种下了这树，或许是谁吃了桃或杏，丢下的核。这些都无关紧要，紧要的是它居然年复一年地生长着，蓬勃着，美丽着。来来往往的人，在树下都或近或远地站一阵，闻闻它的香味，看看树上和地上的花，还有如花一样正展开的鹅黄的嫩叶。

小巷道里的人，不肯住到高楼上去。巷道里有一对老人，年轻的时候，是一对漂亮的人儿，大爷是急性子，大妈是慢性子。每次出去遛弯，大爷就站在树下，朝屋子里喊：“好了吗？”屋子里的人回应：“好了。”小桃树上的

花，落了大爷一肩，大爷还在喊：“好了吗？”屋子里传来脚步声，说“好了”。又等，大爷把地上那些搬动花的小蚂蚁都看着爬了十几米，大妈还没出来。早年的时候，大爷性子急，进进出出好多次，催促大妈；现在，他从小桃树前走到巷道的出口，又从出口走到小桃树前。

小巷道有一两个地方有豁处，被附近的人用砖围了起来。透过豁处，可以看到里面有青青的小草和绿油油的青菜。丝瓜、豆角都还没上架，正在攒足劲头往上长。一张张叶子，伸得长长的，好像要抓住春光。你看，那青叶上的经脉，都鼓了起来，那需要多大的力量啊。一些老人在那些好像废弃的园子里一待一上午，或者一下午。



想到那年住小阁楼的时候，楼顶上种了蔬菜，辣椒、茄子，还有豆角、丝瓜。我在的时候，房东就不上来；我上学去了，房东就待在蔬菜边上。晚上有时候我顺手摘一根黄瓜或者一个番茄吃，再看看远处那如月光泻下的湖水，听听城市里的各种声音，便感觉到了十足的春意。

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，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，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邮箱：lzc_bfk@126.com。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、开户名、账号，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请勿登门投稿，谢绝一稿多投。